

一头来自瑞典的“骆驼”

在中国我成了一头“骆驼”

“李琳”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国名字,但是这次接受采访的李琳,却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瑞典人。

去年秋天,李琳写了一本书在中国出版:《金发碧眼看中国》。在书中,她把自己比作是生活在中国的一头“骆驼”。也许是由于文化的差异,李琳说她虽然一再地小心谨慎,但还是会引起大家对她的注意,“无论走到哪里都感到不自在,这种感觉就像是羊群中的一只骆驼”。尽管李琳在来到中国之前已经走过很多国家,但是她初到中国,还是非常的不适应。

其实,从李琳的一些经历中可以看出,她的适应能力非常的强。在瑞典读高中时,李琳就开始“周游列国”——16岁利用暑假去英国当保姆,一边帮人带孩子,一边学英文,还可以接触到许多新的人和事。在高中和大学的几年里,李琳踏遍了欧洲和美国的很多地方。回忆起年轻时的游历,她自豪地说:“所有的旅行都没有花父母的钱。”

在斯德哥尔摩大学,李琳选择了国际政治专业,“可能是我一直都对别的国家和文化感兴趣,所以虽然没有很明确的目标,我还是打算朝这个方向发展。”大学毕业后,当朋友们都忙着开始找工作,李琳又开始旅行,这次她把脚步迈得更远——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和众多东南亚国家。花去一年半的时间完成毕业旅行之后,酷爱健身运动的她成了瑞典几家体育杂志的记者。

李琳原本以为毕业旅行已经让自己收起了“玩心”,但工作了8年之后,她又萌发了新的想法——去中国。但这并非是她突发奇想。

李琳的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“中国迷”,喜欢在业余研究欣赏中国文化艺术,受父亲的影响,李琳从小就对亚欧大陆那一端神秘的中国非常好奇。“你知道,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梦想,”李琳说,“你不会总把它挂在嘴边,而是藏在心里。我当时想,现在已经36岁了,如果再不实现梦想还要等到什么时候?”

与中国人的“零距离接触”

当问到她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最深的印象时,李琳笑着说:“害怕。”那是在2001年,虽然已经在瑞典学过半年中文,但在熙熙攘攘的首都机场她还是一句话都听



不懂。蜂拥而上拉客的出租车司机更是让她手足无措。

“我最开始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中文,但是觉得效果并不好,因为同学都是外国人,缺少我所希望的语言环境,”李琳说。于是读了半年后,她决定去北京师范大学学中文,也正是在这个时候,李琳得知自己获得了瑞典的记者联合会奖学金,这让她能更安心地学中文。

“中文真的很难。”

“那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学了下来?”

“我对中文的兴趣……我一直认为汉字很好看,一看到印有汉字的东西我就会买。”

正是这样单纯的兴趣让李琳坚持学了3年中文,而且几乎每天都要为此花去10个小时。与此同时,在这个和西方文化差异巨大的国家里,她也遇到了很多“惊喜”:在公共场合会受到让她“惶恐”的过分关注和“零距离接触”;食堂做菜的师傅会跑过来问她的年龄;在长城上有一个旅行团的中国游客排队与她合影……

尽管这些让她感到不适应,但她也开始惊喜地发现这些文化差异背后的缘由。

“瑞典人口很少,每个人的‘安全距离’很大,但在中国就太不一

样了。比如在一个拥挤的车站,很多人都站在一起,我没法通过。我越走越近,但他们根本没有要让开的意思,直到我几乎要碰到他们。最开始,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不友好或是不礼貌,但后来才渐渐发现,事情并不是这样。”她比划着说,“因为中国人口多,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,我站在他们身边和站在很远的地方不会有什么区别。”

让更多西方人了解中国

2004年时,李琳有了一个想法——作为一个老外,既然自己遇到了这么多“有意思”的文化差异,而大多数中国人对此都毫无察觉,为什么不写一本书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?

最开始,她把自己遇到的有趣故事用英文写下来,然而让中文家教帮着翻译。但后来觉得这样太费劲,而且英文的思维转换成中文后让她觉得很别扭,于是李琳就尝试着自己用中文写。久而久之,一本《金发碧眼看中国》终于和中国读者见面了。

最让李琳觉得有成就感的是读者对这本书的反馈。

很多中国朋友都告诉她,这本书让他们“开了眼界”——原来有这么多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文化差异。李琳自己也觉得达到了写书的

目的,她不仅仅讲述了一个老外在遇到趣事,还让人们看到这些趋势背后的文化差异。“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区别,所以我们才要去把它指出来,否则就会造成很多误解。”

瑞典《每日新闻》日报得知李琳写了一本中文书后,对她进行了采访。瑞典国内的一家出版社也和她取得了联系,希望让她也用瑞典文写一本书,让瑞典人从她的亲身体验中更多地了解中国。“我当然求之不得。”李琳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,因为她自己觉得“事情才做了一半”——《金发碧眼看中国》让中国人看到了西方人眼里的文化差异,现在她还应该让西方人更加了解中国。李琳相信瑞典人一定会对这本书感兴趣,因为中国正在成为西方媒体的焦点,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了解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东方大国。

幸福就是“生活在上海”

现在,李琳与丈夫一起生活在上海。李琳在上海的家位于一所法式老洋房的底楼。周末她喜欢在附近绿树成荫的街区散步。她说相比瑞典,上海能接近大自然的地方还太少。

除了北京,李琳去过的其他中国城市还有哈尔滨、乌鲁木齐、广州、昆明、拉萨、西宁等等,一番比较之后,她觉得上海在这些城市中最大的特色在于国际化。

“我有很多来上海做生意的外国朋友。我来上海前,他们就告诉我,上海很舒服。如果其他城市会发生因为文化差异带来的不适应,那么在上海完全不用担忧。”李琳说,“上海适合比较‘懒’的老外。”

在上海,李琳的工作是英孚教育的培训和招聘总监。她的上海同事和同事的上海朋友常去她家做客。李琳说,他们大都上过大学,去过国外,英语讲得很好。“我一讲到中国的什么现象,令我很惊讶的是,他们都能理解。”李琳觉得,这样的“国际化居民”虽然中国其他城市也有,但上海要多得多。

李琳和丈夫关于幸福的理想是:“要去很远的、很多自然的地方;将来要做帮助别人的事情。物质对我们没有太大的诱惑力。你可以购买好多东西,但你仍然不会感到幸福。物质是没有止境的,培养这种欲望,不会为我带来幸福。我不敢确定幸福从广义上来说究竟是什么,可是我认为,至少现在,我的幸福就是——生活在上海。”